

“人民公社好”文艺小丛书

春英姑娘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“人民公社好”文艺小丛书

春 英 姑 娘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

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 1/4 字数47,000

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150册

分类号: K273

统一书号: T10104·243

定 价: (5)一角六分

目 次

小側口.....	滕顯蒙 (1)
陈家兄弟.....	林孝章 (6)
水利工地上的姑娘.....	曾毓秋、黃如樞 (15)
三个問題.....	阿 乔 (21)
压岁錢.....	滕顯蒙 (28)
春英姑娘.....	苏駿声 (32)
通往水电站的公路上.....	張賢华 (40)
失踪.....	亞 丁 (46)
太阳初升.....	周美文 (52)
大川叔照相.....	苏駿声 (58)
衣服不見了.....	陈 炳 (61)
去年秋識的朋友.....	漸 見 (64)

小 倆 口

嚴 福 奎

斷黑時分，福生娘從食堂里打了一簋子干飯回來，看見福生那副悶聲悶氣的样子，又對他數落起來：“你呀，喝了迷魂湯啦！整天瘋瘋顛顛的，當個芝麻大的生產隊長就嫌一個腦瓜子不夠用！”說罷端了一碗大米飯放在兒子面前，心痛地嘆了口氣，說：“唉，才幾天就瘦得不象人……”說着一轉身走進屋裏去了。

福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慢吞吞地拿起筷子，一邊吃一邊又在想他的心事：

六天前，全公社積肥突擊周誓師大會上。……

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過後，東村的小伙子金松笑嘻嘻地躍上講台，朝着播音器大聲地念着一紙戰書：“我們火箭青年突擊隊的行動口號是：大干一星期，決奪積肥標兵！保證每人積糞肥五百担。誰敢應戰的，請——”

福生在台下听得滿臉熱辣辣的，心想：“打去年大躍進以來，在這個講台上自己也曾向人家挑過多少回戰，沒料到今天退了一步却被他的小鼻子領先了。他朝着台上笑了笑，說：“好大的口氣啊！小家伙，五百担還能吓唬人！”他挺着胸脯興沖沖地跨上講台，接過金松手上的戰書，提高嗓子說：“我代表西

村先锋青年突击队应战，保证每人一周积精肥比火箭突击队多十担！”顿时，台下雷动起来，叫好声，欢呼的掌声席卷全场。最后，李书记答应党委当公正人，谁领先给他们一面优胜红旗。第二天，竞赛就象放连珠炮似的噼噼啪啪地干开了。……

时间好象在人们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偷偷地溜过，眼看明天是竞赛的最后一天了。福生那个突击队平均每人才积四百担肥，今天又有几个人中暑病倒了，而且粪箕扁挑又坏了八、九副，一时买不到。他不甘心输这盘棋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……

门“呀”的一声响，玉梅回来了。福生没好气地说：“逛够啦！探病一去就是两天！”玉梅微笑地对丈夫解释道：“妈的病昨天才好，今天清早原想就赶回来，谁知——”福生火爆性子，他还能听你转弯抹角的解释说明，气冲冲地打断玉梅的话：“别对我罗嗦了，谁还听你编故事！”

“你听我说下去好不好！”玉梅看丈夫那种蛮不讲理的态度也够火了，她严肃地说：“你只知道自己，人家出了事，咱就眼睁睁的不管……”

没等玉梅说完，福生脸已经涨得通红了，他指着玉梅大声嚷道：“你大公无私，你关心别人，拿红旗作人情！谁不懂你‘人在曹营心在汉’，你到底晓不晓得家里病了几个人？坏了多少工具？”这些话象一连串冰雹似的打在玉梅的心坎上，她受不了，气愤地拉着丈夫，厉声地说：“福生，别忙！照你说为了夺红旗就可以见死不救——亏你还是个共青团员！”这一句话可给福生火上添了油，他甩开玉梅的手，把饭碗往桌上一推，怒冲冲地走出去了。

福生娘起先原以为小两口逗逗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

誰知才一刻却鬧翻了臉。她吓坏了，赶忙从屋里跑出来，又是追儿子，又是劝媳妇，“你們呀，少說一句那会烂舌头啦。”她急得在屋里团团轉。玉梅拉住婆婆，溫和地說：“媽，別理他，让他出去想想也好。”

“玉梅，我不是对你說过了，福生这孩子火炮性子，你可不能跟他一般見識啊。”福生娘又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玉梅收拾了飯桌，从鍋里盛了两碗热飯，亲热地对娘說：“媽，咱們吃飯吧！”媳妇的满腔热情多少給她一些安慰，可是她那顆多愁善感的心总是放不下，她忧虑地对媳妇說：“玉梅，媽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往后，你让他一些吧！”玉梅羞紅着臉默默地吃着飯。……

晚飯之后，福生娘提着灯笼从村东找到村西，总算在大队部里找到了福生。她一面从籃子里端出一碗还冒热气的炒面，一面带着責备的口吻輕聲地說：“結婚才个把月就鬧得风风雨雨的，不怕人家笑話？”福生管你怎样說，他照样坐在床上一句沒哼地出长气。

“狗咬吕洞宾不識好人，象玉梅这号的好媳妇，你就是打上个灯笼也难找第二个的。她受了你的气还給你炒这碗面，你却一点情理也不懂。唉，我真不曉啥时才能改掉你这个鬼火性！”这时，福生索性躺在在床上，臉朝里面去了。福生娘按住儿子的胳膊說：“快做爸爸的人了，还要孩子气啦！快，別让面給凉了。”福生还是冷冷地說：“媽，我不餓。”

福生素来不敢輕易跟媽执拗的，只是今天火性太大了，一下子平息不了；不过只要福生娘发起脾气来，福生还是会順从她的意思的。二十多年来母子相依为命的生活使她深深地掌握

了这个規律，于是她便装作生气的样子說：“你不吃也罢。算我枉費心机了，反正人家的話金玉为貴，当娘的話粪草不值。……”說罢，提起炒面正要起步走，福生連忙掉过头来喊：“媽——”她停住了脚步，換了个口气說：“你这傻孩子，真没办法！”福生被娘弄得没办法，无可奈何地嚥了几口炒面。过了一会福生娘收拾了碗筷，爱撫地說：“好孩子，听媽的，誰家沒有个鍋瓢磕碰的时候，跟媽回去！”一边說一边拉着福生往回走。

到家不久，远处傳來了一陣鑼鼓声，声音越来越大，福生和玉梅都感到很奇怪，連忙跑出屋来，只見一盞汽灯領着十几个人飞也似的跑来，領头的那个不就是福生的小舅子金松嗎。看他那副样子怪神气，扛着一面大紅旗，白熾灯光底下，紅旗上“支援先鋒突击队”的七个大字看得十分清楚，金松把大旗往地上一插，笑嘻嘻跑到福生跟前，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說：“姐夫，我們听說你們突击队病了好几个，大伙派咱十二个来支援你們，請分配我們工作吧！”

福生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惊奇地問：“怎么，不竞赛了？……”

“不，照样进行——姐夫，你忘了李書記說的，要紧的是秋季丰收啊！”金松又粗獷地笑起来，說得福生真不好意思。

突然，玉梅的堂妹玉凤从人群里一个箭步跳到福生跟前，遞給他一張紅榜，她噙着笑着，刁皮地眯了眯眼睛，說：

“姐夫——不，队长！”玉凤滑稽地伸了伸舌头，弄了个鬼臉，逗得大家都哈哈笑起来。她吞了吞口水，繼續說：“队长同志，这是我們火箭畜牧場全体飼养員給玉梅姐的表揚紅榜，

請你高高地貼起來吧！”福生茫然地望着玉凤不肯接紅榜，問道：“這是怎麼回事？”玉凤奇怪地反問：“梅姐回來沒對你說？”福生羞怯地搖了搖頭。玉梅看見福生那副尷尬相，抿着嘴不敢笑出聲。玉凤打趣地說：“哼，好個官僚主義的隊長。”接着她便有聲有色地告訴他關於玉梅救小豬的事：

原來玉梅回娘家探母親的病，雖住在娘家可是她心里卻老是惦念家里積肥，昨晚一夜沒合眼，許多心事在脑子里翻滾。眼看競賽只剩下最後兩天了，不知家里積了多少肥。今天天才魚肚白，她下床洗了臉，正要動身走，玉凤急匆匆地跑進來，哭喪着臉，說：“玉梅姐，真倒霉，我們場里十幾頭小豬一口水也不肯喝了。”玉梅關切地問：“你們畜牧場兽医呢？”玉凤失望地說：“上縣開會還沒回來，大伙急得眼巴巴直發愁。唉，現在也不知該怎麼辦好。”玉梅心里想：自己去年在縣里兽医訓練班學習了兩個月，多少還能應付一場，於是，她拉了玉凤一把，說：“看看去。”一溜煙往畜牧場奔去了。

玉梅本來想給小豬注射了青霉素就走，可是偏偏不見效，她只好又待下來，直到傍晚才離開東村。

.....

“要不是玉梅姐，我們那十幾頭鬼豬早就見閻王了。”被玉凤這麼一說，福生滿臉羞紅，望了望大家，又望了望玉梅，慚愧得真不知說什麼好……

陈 家 兄 弟

林 孝 章

深秋的一天，我踏着車子，沿着到古村的路上飞奔，呼啸的北风，吹在身上的确很冷。然而，我来到古村，这里的一切变化，却使我心里象春天一样感到温暖。

古村，我仅仅离开一年，这是公社化后的一年，却起了大大的变化，村前新开的一条宽阔的马路，和福温公路联接起来了。辽阔的田野，棋盘方格似的被划成一大片，一大片。沉甸甸的稻穗，一丛压着一丛，象铺上厚厚绿毯。曾经是光秃秃的雀儿山，矗立一排畜牧场模样的房子。一位老汉手执长鞭，从山坡赶下一群羊群。山脚下的一座工厂，喷吐团团浓烟。这大好景象，真是满眼风光在，秋来春意浓。

我正被这一片情景陶醉堆着笑脸，凝凝了望时，一群社员说笑着从我身边走过，其中一个，突然扭过头，瞥我一眼。这人四十开外，方形脸，薄嘴唇，嘴角挂着微笑，面熟得很。我想古村变了，人一定也变了，许多朋友是不是认得呢？我赶紧推着车子，向村里奔去。

傍晚，我到第三队食堂吃饭。高挂在食堂里的播音喇叭播送着悠扬的歌曲，歌声伴奏着人们的笑声、歌声，充满了大家庭的快乐和幸福。我刚刚端起饭碗，脑背后突然传来一句亲热

的招呼：

“老林同志，什么风吹来的？”

我轉过头去，原来就是在村前碰到过的那个人。我一边握他的手，一边苦苦思索他的名字，猛然想起，一定是村头兄弟吵架聞名的老大陈昌順，怪不得这样面熟。他似乎比过去年輕了些，紅光滿面，笑容可掬。

“你变年輕了，不細想确实認不得。”接着我又关切地問道：“家里人好嗎？你弟呢？”

“好，都好！”他笑着說，又用右手指指喇叭筒那儿說：“你看他們就在那边。”

我順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在喇叭筒下，看到这一家人，圍坐在两张条桌合成的一張方桌边。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，放下手里的碗，向我招呼；我很快就認出，他就是老二陈昌嫩。这时他倆的媳妇，也放下手里的碗，笑着問我什么时候来的。三四个孩子还在大口大口吃着飯。我一边和他們唠家常，一边在想：这对曾經很不和睦分家十多年的兄弟，什么力量又使他們这样和和气气合在一起呢？我率直地問着：

“你們什么时候合起来的？”

“嘿，你看——”老大又抬起右手，指着全食堂的人，好象这个問題无需解釋，只要想一想就知道，“公社化囉，大集体，大家都快快活活在一起干活吃飯，我兄弟倆还能分开。”

“林同志，这做梦也想不到。”老二寬厚的臉膛上挂着笑容，插嘴說。

“还敢說——”老二媳妇靦靦地向他睨了一眼。

这天晚上，我想起了七年前的一件事：当时我在这村里土

改，有一天晚上，从村头到村尾，农民們都在喜气洋洋地談着領到土地証的心情。当时我在村头和陈大爷閑扯，忽然，从門外蹦蹦跳进来一个小姑娘，她笑呵呵地对陈大爷說：

“阿公，剛才嫩伯和順伯說話了！”

“真的嗎？說什麼？在那說？”陈大爷攔下手里的竹烟斗，一連串追問下去。

“真的，阿公，我放学时，在田头看見順伯叫嫩伯：‘昌嫩，天黑了，可以回去了。’”那小姑娘带着激动的口吻說。

兄弟說話有什么奇怪？这还不是平平常常的事。我順便問了問陈大爷，他們为什么把这事当成喜事來談，而他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說：

“唉——这两人看来是兄弟，实际上好象仇人似的！……”

这时，工作组長刚好来叫我去开会，我沒能听完陈大爷要談的話，走了。

几天之后，我找了个空閑去陈大爷家里，了解那两兄弟为什么象仇人似的，从他那里我才知道：

陈家兄弟过去确是亲如手足，滿好滿好的。他家父母早年去世，遺留下来的唯一财产是二亩地、二把鋤头。那时老二年少，老大尽着长兄的責任照顧他。有一次，老二犯病，高烧三日三夜，又沒有錢医治，老大急得在床边团团轉，偷偷地把妻子出嫁时唯一的手鐲卖去請医生，才把老二的病治好。兄弟倆相依为命地过着苦日子。一年夏天，連續干旱七十多天，粮食收不到几粒，而地主的地租照常要交，“二东家”持着文明棍，整天敲門打桌要租谷，老大恳求緩到秋后繳納，“二东家”半点不訖，凶神恶煞地說：

“无法繳租，就把你的两亩地作抵押。”

村里人都知道陈家这两亩地，是数一数二的好地，是他家祖宗几十年血汗换来的。老大舍不得这两亩地，心一横借了高利贷还了租谷。

过了一年，那是又一个秋收之后，镰刀刚刚挂在壁上，姓王的伪保长走到陈家，狡猾地笑着說：

“昌順，今年年景好呀！”說罢口气一轉，“第三期壮丁又到了，有名額的都要摊派三担谷。”

“保长，你别看谷收場了，夏季的盐谷（高利貸谷）还没还清，实在困难，請寬一年！”老大陈昌順請求着。

“嘿！嘿！这不是我的主意，上面有規定，有錢出錢，沒錢出人。”伪保长终于露出狐狸臉，說完就走了。

这年头多么难熬呀！陈昌順消瘦了，臉色蜡黄蜡黄，整天鎖着眉头，坐在灶門前，叭达叭达吸着烟，默不吭声。老二陈昌嫩处在那种困境下，想起哥哥的难处，躺在床上左思右想，跑到哥哥面前說：

“哥，錢交不起，我去頂數好了！”

老大阴沉着臉，霍地站起来：

“不！不能去，把家具卖掉好了。”

从此以后，陈家就更象漏了的盆子，一空二淨。老大性情变得孤僻，遇到不順眼的事，容易紅着臉大发脾气。老二整天盘算寻找“窍门”，弥补家庭損失。在旧社会，象他这样的人，有什么兴家发财的“窍门”呢？他走投无路，只想从賭場里撈取一把，沒日沒夜地賭；但是，不但撈不到錢，反而輸的一片精光，負了一身債，熬得双眼象灯笼。一天，老大看他实

在不象样了，說了几句，老二鉄青着臉叫道：

“算了，我走我的路，你走你的路，誰也別管誰！”

“那好，分了算！”老大忍不住。

晚上，老二躺在床上，想起許多事，想起哥哥的好处，想起辛酸的年月，偷偷地流下泪水，分家的事再也不提了。

大年初一，老二手閑，又拐到賭場里去，沒半刻又輸了一片精光，帶着一群賭棍回家抬桌子，老大实在忍受不了，決定分家。

全家唯一可分的财产是二亩地，按規矩长子应分三分之二。地是命根子，老二說：“別的可計，地要平分。”老大說：“我人多，你人少。”老二說：“不管人多人少，我們两个兄弟照分。”爭着爭着，这二人在貧穷煎熬下，性情就象干柴烈火一样，爆发起来了。老二激动得面紅耳赤，提起扁担向老大头上打去；老大提起竹杠招架。一扁担过来，一杠过去，打的老大腰痛眼伤，老二鼻肿眼青。陈大爷上前劝解，也挨了一杠。

后来經人調解，老大自然占了上风，分到三分之二的地。老二少分了，很不乐意。这一次毆打，造成了陈家兄弟象仇人一样，老大住东屋，老二住西屋，門檻相对，天天見面，但是，二十年来，誰也沒有理誰，連老二結婚，老大也不管。村里人提起这对兄弟，就搖搖頭說：“別提了，好好兄弟，变成了冤家对头。”

我知道了这出悲剧后的第二天，就到他家去走了一趟。老大和老二都不在家，我問老大媳妇分到土地后高不高兴，她揚起眉毛笑着回答高兴。接着她压低語音，悄悄告訴我，說分到土

地的晚上，老大整整吃了三碗飯。他對她說：過去和老二為了二畝地，鬧得兄弟不和，現在政府一下子就分給了十多畝地，越感到舊社會真可恨。這時，我對這一家的變化，也象那個小姑娘和陳大爺一樣感到高興，也發生了興趣，因此經常到陳家兄弟家去。

土改後不久，村里組織了互助組，陳家兄弟在一個組里，雖然兩人有說話，但還是合不到一塊。當組長分配老大到老二田里干活，或者老二到老大田里干活時，兩人見面依然感到不自然。辦起農業社後，土地入社了，過去爭地打架的事忘記了。社里生產發展得快，老大有下海技術，老二身強力壯、勞動力強，兩家生活一天天好起來了。老大吃得滿臉紅光，心情越來越開朗，老二也不例外，兩人有說有笑，還互相幫助干點活。但是沒多久，老大媳婦丟了雞蛋，懷疑老二媳婦偷去，兩人又吵起來了。不久我離開了這個村，以後的事就不知道了。

當我回想起了這一切，今天看到他們這樣和睦相親，心里真有說不出的高興。一天傍晚，我又找到陳大爺，當我提起這對兄弟時，陳大爺捋着斑白胡子，滿布皺紋的額角似乎有了光彩，咯咯地笑着說：“人說一世兄弟，沒有二世兄弟，沒有共產黨，沒有公社，這對兄弟莫說二世，一世也做不成！真是生產好了，生活變了，人也變了。”陳大爺興奮地告訴我，這對兄弟在社里，共同勞動，日子久了，慢慢地越來越變得和睦了。老二修水庫，老大媳婦送雞蛋給他。他還告訴我這麼一件事：

去年秋天的一天，老二昌燮從水庫工地回來，隨着笑臉對老大說：

“要办公社了！”

“好！那好！这下大家更象一家人了。”老大昌順应了一句。

办了公社，村里成立了食堂，設在村大厅，家家户户，兴高采烈地把飯桌搬到食堂里，老二昌嫩和媳妇也抬了一张条桌，走到食堂，食堂已經排滿了家家户户的桌子，媳妇問老二：

“放在那里？”

老二早已昂着头，东張西望，好像在寻找位置，又好像在辨認桌子，突然，扭过头对媳妇說：

“放在那——”他抬起右手指着喇叭筒下。

老二媳妇很快認出，那张条桌就是老大的桌子，于是，二張条桌合在一起变成了一张方形桌了。……

下午，我到食堂去吃晚飯，喇叭筒正播送悠揚的歌声，社員熙熙攘攘成群結队到食堂来吃飯。

我端起飯碗，剛吃两口，忽然想起昌順一家，向喇叭筒下一望，真怪！全家人都站着，还没有吃，好象发生了什么事，又好象在等什么人。我走上前去，老大不在，老二的儿子嚷着，老二責备他：

“大伯沒有回来，你吵什么？”

“別等了，孩子要吃让他吃。”老大媳妇說着給孩子端过一碗飯。

“那好！美英，你把大伯的飯菜放在食堂鍋里，別冷了。”

老二对媳妇說。

正在这时，老大从門口进来了。

这天晚上，我下到队里开会，恰巧，我去的队又是陈家兄弟所在的队。今晚动员报名到大連养海带，要有下海讨涂拔朮的社員才能去。老大昌順符合这条件，可是，当全場人在热烈的报名，他却坐在一角默不吭声，低着头，叭达叭达抽着烟。老二昌嫩見了霍地站起来，走到老大面前：

“哥！你去吧！家里事我担当！”

老大默默吸了一口烟，臉上閃出光彩，兴奋地说：“好吧，那我去。我只担心那几个小孩，怕你嫂管不了。”

“别担心，社里会照顾。”队长插了一句。

隔天晚上，我因为到村头开会，路过老大陈昌順的家，順便进去閑唠閑唠，一到門口，就听老二叫媳妇的声音：

“美英，你把昨天队里領到的錢，交給大伯准备寒衣，听说大連很冷。”

“不要，昌嫩，天冷了，你自己留着，孩子們的衣服都要做。”老大急促地说。

“在家没关系，去，去拿——”老二催着媳妇。

“不要拿——”老大好象还要说什么，看見我进去就收住嘴。他們一家七八口圍在厅堂，真够熱鬧。

“棉衣社里有发，不过出外要帶些零用錢。”我说。

“是呀！昌嫩，你看社里照顾多好，你們自己留着吧！”老大接着说。

“那么这样吧，你帶上一半，剩下的放在家里。”說完把票子塞到老大袋里。

这是多么团结、温暖、和睦的一家兄弟呵！

到大連去的同志出發了。村里鞭炮齊鳴，鑼鼓喧天，我在人群里看到老二陳昌嫩帶著孩子和媳婦，一起來送老大陳昌順。昌順夾著雨傘，揹上包袱，堆著笑臉向他兄弟和大家點頭。汽車開動了，老大陳昌順還久久地把頭伸出車窗，向老二陳昌嫩微笑告別哩。